循吏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章懷太子李　賢　註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尽知之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

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伏五人沒入爲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捐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

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刻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意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疎憚爭爲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贏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化陳蕃應劭陳寵任王渙鍾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

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
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
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
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
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
故地含洭故城在今廣州含洭縣東湞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

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
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
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
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
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
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
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
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

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内清理二十五
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
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會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勑以桂
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
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亦善
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爰蠶食也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卖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
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
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
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

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
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
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
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
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
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
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
窮急每時行縣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

符晚反龍立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爲太末有龍立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甚美之隱處有一巖穴於窓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恭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立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婦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

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録請編名録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逐署
議曹祭酒蓐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
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
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大
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
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羅交阯每致困乏延
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
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
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
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賑助之
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
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

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徵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佯於延佯等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眞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

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

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

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

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謰耶人也謰音諾甘反耶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

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

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脩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

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
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年）人庶熾盛緣隄墾
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
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
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
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
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先
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
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
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
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
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
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

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監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

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劉攽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帝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

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薄田萬頃芍音鵲）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上篤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猥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皇帝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愼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愼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年）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

秦彭

秦氏彭同産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攽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案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姊妹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豐穰分別肥墝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

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恂褒並爲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郪縣故城在今梓州郪縣西南也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

秦彭 王渙

律令略舉大義爲大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

王奐

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
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
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寬嫌久訟
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
詐厭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譎詐數術也
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筭智筭若神也元興元
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酹也渙
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
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
鈔掠也恒云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
來報恩其政化隱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
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
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
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
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理端無安發賦
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

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

王渙

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

陽留王渙祠焉鐫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
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
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
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衞
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
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
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矦曰糾逖王慝壯頑汪云逖遠也剔與逖通）一歲斷
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爲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會
稽陽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
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晉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

爲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于不私也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逮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位至長樂少府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二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荊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

荊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柱陽人爲立廟樹碑荊孫馘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

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誠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霍諝傳也）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貿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

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柏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昌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龍次匿景藏采不揚葉藻

實羽融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明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毳無尺寸之數加之蒲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問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

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爲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

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攽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

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埶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灾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万方萬万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誡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
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
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
少受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
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
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
遷為豫章大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
原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

市常有所鬻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按春秋井
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
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
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眞人北公田次之重
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
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
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攽曰注市井者
言至市當有所鬻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頗為
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
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
眉皓髮尨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閒出若邪在今越州
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

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攽曰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

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己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伐擊之戰死興平中縣爲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縣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縣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縣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屬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爲考城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學其禮讓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

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爲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

仇覽

謝非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士也○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誚元案文多元元字

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鳴梟即鴟梟也時孝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无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爲縣令故

自稱百里也

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王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卒終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

後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爲拜覽學車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僮恢作秋也）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姑幕）琅邪姑幕人也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

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爲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烹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推忠以及衆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絃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曄書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埶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桀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躰大而

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
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傳第六十六

酷吏傳第六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紡

黃昌 陽球 王吉

後漢書七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
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專事威
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
後聞奏也肆情剛烈
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寧成為濟南都尉而
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
史謁守如縣令其畏都
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
生者詭殺之吏人莫
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
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
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
人故乃積骸滿窖流血十里窖院也前書尹賞
守長安令得一切
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
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考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
籍商賈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
殺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
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為中
尉窮案奸猾
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
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
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
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
若其揣挫彊勁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
顧亦為壯也前書齊
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為濟南守至則
誅瞞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
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

人疏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漢擢辱大臣傷化不道坐曹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劉攽曰注疏庭下案本傳疏當作跪

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姬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壻相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杖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坐徵詣廷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
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
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
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
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
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
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
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
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
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

格殺之主即還宮許帝帝大怒召宣欲箠
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
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
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
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
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
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
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勑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杭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
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
抱敖不鳴董少平抱擊敖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
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

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蒼頭篇曰餽饟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

董宣 樊曄

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匡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楊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

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分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準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

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緝鳥羽以爲衣也前書欒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劒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

李章

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

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發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劉攽曰案墼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垣墻塹爲阬塹也）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爲廷

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今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皇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劒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

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紡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竇氏貴盛驚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紡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駑等以紡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

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紡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符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

消流雖寡浸成江河燔火雖微卒能燎野
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燔燭火不息燔火小火也 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吕産專竊之亂吕産吕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弟禄作乱也 永惟王莽簒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紓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録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黄昌字聖眞會稽餘姚人也 餘姚今越州縣也 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掾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 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 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 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

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恃政（恃亂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言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

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

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勑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爲河內太守

又再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多二又六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劒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也）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

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
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
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蓋狀者不得復
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
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
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
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頌
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

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
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
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曹莊公之辭也案
松覽等皆出於徵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
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徵進明時或獻賦一
篇或鳥篆爲器八躰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
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
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蜕滓濁

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
楚詞曰澥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 是以有識掩

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
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
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
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
等姦虐弄權宿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
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

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
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表赦封易
翁音吐嗑反 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齎盛
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
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
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言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
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林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
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喜父孚如奴奴敢反
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
萌口筆朴交至父子系悉死杖下頗亦自殺
乃僵磔甫冤於夏城門大署牌曰賊臣王
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
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從事曰
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

舜氣諸奢節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縢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
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冤道次慨然
抆淚曰抆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
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
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
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
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

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凡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可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

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詩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有微過酒

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
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冤車
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
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
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
勝數郡中喘怨悁懼也音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
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豺虎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
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
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
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雜采
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
偷苟且也本或作諭諭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子推曰下義其罪
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道莫能以懲違
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
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瀆忍苛之虐情漢

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国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寬恕爲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也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類亦反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也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爲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礼者忠信之

薄而乱之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寛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礼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言政寛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国之本也夫為国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